

Processo n.º 759/2022
(Autos de recurso cível)

Data: 23/Março/2023

Recorrente:

- A (Executado e embargante)

Recorrida:

- B (Exequente e embargada)

Acordam os Juizes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a RAEM:

I) RELATÓRIO

Nos autos de execução movida pela exequente B, melhor identificada nos autos (doravante designada por "recorrida" ou "embargada), contra o executado A, com sinais nos autos (doravante designado por "recorrente" ou "embargante"), foram julgados improcedentes os embargos deduzidos pelo embargante.

Inconformado, recorreu o embargante jurisdicionalmente para este TSI, em cujas alegações formulou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I. 被上訴不具請求執行人正當性

1. 除了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並不認同載於原審法院判決書中裁定 "C** 貴賓會" 是由被提出異議人B(下稱為 "被上訴人")所經營，並因此有權向上訴人追討債務之裁判。

2. 於2006年7月28日，XXXX股份有限公司以承批公司的身份與作為博彩中介人的被上訴人簽訂了執行聲請書附件4的「博彩中介人合同(賭廳)(C** HJ***)」，當中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見被上訴判決已證事實g)。

3. 於上項所指的「博彩中介人合同(賭廳)(C** HJ***)」，第一簽署人為XXXX股份有限公司，而被上訴人為第二簽署人。其中，合同第一條明確訂明: 第二簽署人承諾將採取一切市場推廣之必要的措施，包括提供交通、膳食、住宿和娛樂服務，吸引客人到第一簽署人經營的博彩娛樂場的C**(“指定貴賓廳”)內進行博彩。

4. 以及，根據同一合同第5條亦清楚指出雙方之間的責任及義務，尤其第2款規定: 第二簽署人承諾將採取一切市場推廣之必要的措施，包括提供交通、膳食、住宿和娛樂服務，吸引客人到第一簽署人經營的指定貴賓廳內進行博彩並自行付擔所有因市場推廣活動所產生的費用。

5. 其後，於2006年11月29日，XXXX股份有限公司以承批公司的身份與作為博彩中介人的被上訴人簽訂了執行聲請書附件5的「信貸合同」(見執行聲請書附件5及被上訴判決已證事實i，其內容視為完全轉錄)。

6. 在上項所指的「信貸合同」第三條地點訂明: 博彩中介人只能在承批公司為著此目的而指定之地點，即C**貴賓會內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之業務。(見執行聲請書附件5)

7. 由此可見，被上訴人只獲XXXX股份有限公司批准，為其提供推廣及介紹客人到第一簽署人經營的貴賓廳(即C**貴賓會)進行博彩活動，以及在“C**貴賓會”內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之業務。

8. 而根據執行聲請書附件7及被上訴判決已證事實1，案中被用作執行名義的借款單是由名為“C**”的貴賓廳所發出，其並非是作為博彩中介人的被上訴人所簽發。

9. 根據第5/2004號法律(娛樂場博彩或投注信貸)第三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承批公司具備從事信貸業務的資格，而博彩中介人透過與某一承批公司或獲轉批給人訂立的合同亦能從事信貸業務。

10. 基於上述理據，尤其是「博彩中介人合同(賭廳)(C** HJ***)」及執行名義所載的文字信息，由於案中之借款單為XXXX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的博彩娛樂場的C**貴賓廳所簽發，故被上訴人並非為本案的債權人。

11.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12條第1款之規定，“執行之訴係以一執行名義為依據，而其目的及範圍透過該執行名義予以確定”。

12. 同時，依據上述同一法律第68條第1款之規定，“執行程序須由執行名義中作為債權人之人提起，並應針對執行名義中作為債務人之人提起”，由於被上訴人非為執行名義上之債權人，故此不具備向法院提起執行程序的正當性。

13. 倘尊敬的法官 閣下並不認同上述見解，則為著完整辯護之效力，繼續提出如下：

II. 案中之債為自然之債，具不可要求性

14. 基於上述提及之各項事實前提，為著釐清案中之債務問題，尚需瞭解承批公司、博彩中介人及貴賓廳之間的關係。

15. 根據第5/2004號法律(娛樂場博彩或投注信貸)第三條第二款之規定，娛樂場幸運博彩中介人(下稱“博彩中介人”)亦獲賦予資格，透過與某一承批公司或獲轉批給人訂立的合同從事信貸業務。

16. 關於博彩中介人之定義，可見第16/2001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第二條第一款(六)，“博彩中介人”在娛樂場推介幸運博彩者，其工作係給予博彩者各種便利，尤其是有關交通運輸、住宿、餐飲及消遣等，而收取由一承批公司支付之佣金或其他報酬。”也就是說，博彩中介人的所營事業並不包含經營賭廳。

17. 在本案中，透過已證事實I得知，基於承批公司XXXX股份有限公司與作為博彩中介人的被上訴人簽訂了「信貸合同」，故此，作為博彩中介人被上訴人可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之業務。

18. 同時，根據已證事實g得知，承批公司與被上訴人簽訂了一份「博彩中介人合同(賭廳)(C** HJ***)」，當中訂明，即被上訴人承諾將採取一切市場推廣之必要的措施，包括提供交通、膳食、住宿和娛樂場服務，吸引客人到承批公司經營的博彩娛樂場的C**(“指定貴賓廳”)內進行賭博。

19. 需指出，博彩中介人並不同貴賓廳，根據上述引用條文可知，只有博彩中介人，透過與承批公司簽立合同的前提下，才能從事信貸業務，而在法律上，

並沒有任何規定允許貴賓廳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之業務。

20. 而根據執行聲請書附件7及被上訴判決已證事實L，案中被用作執行名義的借款單是由名為“C**”的貴賓會所發出，其並非是作為博彩中介人的被上訴人。

21. 根據上述第5/2004號法律(娛樂場博彩或投注信貸)法例的第五條第一款及第二款: 一、信貸實體不得透過他人或其他實體從事信貸業務。二、旨在將信貸實體的資格以任何形式或任何名義移轉予第三人的行為或合同，均屬無效。

22. 可見，上述信貸業務具有不可移轉性。

23. 也就是說，在本案中，作為博彩中介人的被上訴人，並不能將從事信貸業務的資格移轉至“C**”，而且，正如上述，“C**”為一貴賓廳，法律從未賦予其從事信貸業務資格的可能。

24. 簡言之，將上述法律結合已證事實j之內容可見，被上訴人只能在承批公司(XXXX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的娛樂場指定的“C**貴賓會”內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業務，是被上訴人有資格在“C**貴賓會”內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業務，並非“C**貴賓會”具資格向上訴人作出借貸。

25. 承批公司XXXX股份有限公司透過簽定信貸合同授權予被上訴人可在指定的貴賓廳中進行信貸業務，透過已證事實j以及執行書中的附件5「信貸合同」第三條中可知，承批公司XXXX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被異議人只能在“C**貴賓會”內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業務，而基於該債務關係並不符合第5/2004號法律第4條的規定，並非當中所規定的法定債務。

26. 儘管根據已證事實d及載於執行聲請書附件3的商業登記證明書中可見“C**貴賓會”為被上訴人之企業，然而，在商業及動產登記局取得相關的登記並不同其具備從事信貸業務的資格，需重申，是博彩中介人獲法律賦予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業務之可能，而非貴賓廳，“C**貴賓會”並不具提供信貸業務資格。

27. 可見，案中的債務是由不具信貸業務資格的“C**貴賓會”所作出的，而案中的相關借款是涉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娛樂場幸運博彩範圍內的博彩或投注信貸業務。

28. 根據第5/2004號法律第4條的規定“按照本法律的規定提供信貸，則產生法定債務”，結合澳門《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條之規定“特別法有所規定時，賭博及打賭構成法定債務之淵源；涉及體育競賽之賭博及打賭，對於參加競賽之人亦構成法定債務之淵源；如不屬上述各情況，則法律容許之賭博及打賭，僅為自然債務之淵源。”可見，基於案中所涉的債務不符合第5/2004號法律第4條之規定，故並不“產生法定債務”，案中之債僅為自然之債。

29. 由於案中之債為自然之債，即是具有不可要求之性質，故此，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九十八條之規定，相關債務不能透過司法途徑請求履行，本上訴因執行聲請書中欠缺執行名義而判處理由成立。

綜上所述，請求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繼以判定：

- 宣告駁回被上訴人的執行聲請書；及，
- 終止執执行程序及相關附案。”

*

Ao recurso respondeu a embargada nos seguintes termos conclusivos:

“1. 就上訴理由之第一部分，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與承批公司簽訂的《博彩中介人合同(賭廳)(C** HJ***)》及《信貸合同》，當中訂明被上訴人只獲承批公司批准，為其提供推廣及介紹客人到被上訴人經營的貴賓廳(即C**貴賓會)進行博彩活動，以及在該貴賓會內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之業務。然而，本案中作為執行名義之借款單是由“C**”發出，而非由被上訴人所簽發，因此債權人為“C**”而非由被上訴人，繼而根據第5/2004號法律第3條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按照上述合同及本案執行名義上之文義表述，認為本案執行名義中的債權人應為由XXXX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之博彩娛樂場C**貴賓廳，因此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12條第1款及第68條第1款之規定，被上訴人不具正當性提起本執执行程序。

2. 在對《民事訴訟法典》第12條之規範作出解釋和適用時，被上訴人認為

在執行程序中僅應排除：與執行名義中有抵觸或相反部份之主張，特別是關於債權人名稱的記載方面。

3. 在本案中，被上訴人主張其針對上訴人存有一項可執行之債權的依據是源於載於《借款單》，當中所載的“C**”已可識別出其作為債權人之身份。

4. 在主體正當性方面，法律並沒有要求有關債權人的身份必須在執行名義中獲得顯示且須與執行名義完全對應。

5. 因此，正如原審裁判所指，被上訴人正是具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以及主體正當性提起本執行程序之人。

6. 《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規定了“執行名義”之要件，立法者並無要求在執行名義上必須記載債權人之身份。

7. 雖然在《民事訴訟法典》第68條第1款中立法者使用了“執行名義中作為債權人之人”的表述，但立法者的原意並非是要求執行名義必須記載債權人的身份。

8. 透過將1961年生效之《民事訴訟法典》以及於1999年生效之現行《民事訴訟法典》對執行正當性之法律條文的葡文表述作出對比可發現，立法者於現行《民事訴訟法典》第68條所使用之表述比舊《民事訴訟法典》第55條的表述在語義上明顯較為寬容。新法之立法意圖並不在於強制要求執行名義的內容上必須記載債權人，而應理解為“在執行名義中可體現出為債權人之人”。

9. 而且，執行程序中的訴訟主體正當性的規定除了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68條及續後數條所指“在執行事宜之正當性”之規定外，上述法典並沒有排除第58條及續後數條所指“一般規定”之適用。

10. 根據上述法律條文並結合學理上對“訴訟主體正當性”的見解，訴訟積極主體之正當性只是作為原告(請求執行人)是否具備資格在受爭議之法律關係中針對被告(被執行人)提起訴訟的一般前提。有關“資格”在執行程序中可由請求執行人構建及劃定其與被執行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與執行名義之關聯性，尤其是如何建

立及持有有關執行名義。

11. 對此，本澳主流之司法見解亦認為訴訟程序之積極正當性不視為提起實質性條件，即正當性並不視為與案件的實質或實體問題有關合法性條件，反之僅是一個訴訟前提。重點在於如何在訴訟程序中設定訴因，亦即是不論其是否擁有確實的實體法律地位，其亦可設定受爭議的實體關係。

12. 由此可見，訴訟正當性的判斷乃依據請求執行人所提出受爭議的實體關係為準，而透過被上訴人在執行最初聲請書所劃定的訴因可得知，其自2006年11月29日與博彩承批公司簽訂《信貸合同》後便開始合法經營“C**”貴賓會。而且，被上訴人已明確陳述並提交了商業登記證明以及由財政局發出之“營業稅登記冊資料證明書”以證明在被上訴人作出借貸以及簽發本案之執行名義之日，其為“C**”貴賓會之實際經營人，可見被上訴人毫無疑問為執行名義中所指的法律關係之債權人。

13. 另一方面，上訴人還爭議執行名義上所載的出借主體僅為“C**”貴賓廳，與作為請求執行人的被上訴人名稱“B”不同，因而出現出借主體不一致。

14. 對此，被上訴人分別在執行最初聲請書第一至七條以及反駁狀第四至十八條事實中尤其指出了其所屬的「澳門C集團」如何在澳門與承批公司合作經營貴賓廳業務之歷史經過，以及於本案債務設定之時由其持有“C**”貴賓廳等事實。

15. 明顯地，本案執行名義上所載的“C集團-C**”本身並不具有法律人格，不可成為有關信貸關係之主體，而只有於當時經營該集團及貴賓會之實體才可以主體身份建立有關信貸關係。

16. 上述有關事實亦基本得到原審裁判之肯定。

17. 由此可見，被上訴人才是涉案債務設定當天與上訴人建立博彩信貸關係之實體，是本案執行名義之真正債權人。

18. 本澳之司法見解亦指出，由於執行之訴要求執行人必須具有法定執行名義才可提起相關訴訟，而被執行人則可透過異議反對執行。因此在持有異議人簽署相關借據的前提下，應由異議人提出及舉證相關借據內容不符合事實，即應由異議人

舉證相關債務的不存在。

19. 因此，應由作為被執行人的上訴人來提出及舉證相關債務的不存在，而非由作為請求執行人的被上訴人在已持有執行名義的前提下，仍需舉證相關債務的存在。

20. 結合上述司法見解，除應有尊重外，被上訴人認為本案《借款單》結合已證事實已可充分地認為被上訴人具有提起本執行訴訟之正當性。

21. 正如原審裁判中裁定“C**”貴賓會是由被上訴人B所經營，故除應有的尊重外，被上訴人認為原審裁判對於《民事訴訟法典》第12條第1款及第68條第1款之規定所作之解釋及裁定均是正確的，不沾有任何違法瑕疵而應予以維持。

22. 關於上訴理由之第二部分，上訴人認為博彩中介人方可被允許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業務，而非“貴賓廳”，且有關信貸業務具有不可移轉性，並因本案的借貸是由“C**貴賓會”借出，作為博彩中介人的被上訴人不可將信貸業務權限移轉予該貴賓廳，因此違反了第5/2004號法律第4條之規定，使本案債務不產生法定債務而僅為自然之債。

23. 然而，除應有尊重外，被上訴人不予認同。

24. 必須重申，經過本案之庭審，尤其根據已確定事實A)至F)項、對調查基礎內容第1)至7)項之回覆，我們已可充分地得出結論認為，涉案的“C**”貴賓會於涉案日期是由被上訴人所經營。

25. 雖然執行名義上所載是由上訴人向“C**”貴賓會作出借貸，但眾所週知，貴賓會只是死物、只是法律關係的客體，所以在討論涉案債務的債權人問題上，必須找出有關借貸合同中貸出款項之法律關係主體，即具體的貸與人。

26. 毫無疑問，根據對調查基礎內容尤其第2)及5)項之回覆，上述借貸合同的貸與人正是被上訴人，亦即必然得出因該借貸關係而產生的債務的債權人就是被上訴人之結論。

27. 正如上訴人於上訴陳述結論部分第17及18條所認同，被上訴人透過與

承批公司之合同而被允許在涉案的“C**貴賓會”中從事博彩中介人業務及提供博彩或投注信貸之業務。

28. 所以，透過本案各項已證事實，已充分表明被上訴人是以博彩中介人身份與上訴人訂立本案的借貸關係，而“C**貴賓廳”只是他們建立法律關係的地點或場所，完全符合第5/2004號法律第4條及相關法律規定。

29. 綜上所述，除應有的尊重外，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提出本案借款單之債務屬自然之債，因而不能透過司法途徑請求清償之上訴理由明顯並不成立。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維持被上訴裁判並判處上訴人支付所有訴訟費用。”

*

Corridos os vistos, cumpre decidir.

II) FUNDAMENTAÇÃO

Realizado o julgamento, deu-se por provada na sentença recorrida a seguinte matéria de facto:

Em 27 de Março de 2002, o Chefe do Executivo da RAEM adjudicou, por Despach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76/2002 e nos termos da Lei n.º 16/2001 e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26/2001, uma das três concessões para a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m casino postas a concurso público à Sociedade de XXXX, S.A.

A Sociedade de XXXX, S.A. explora, em Macau, actividade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m casino.

A exequente foi registada nos termos legais, em 04 de Julho de 2006, na Conservatória dos Registos Comercial

e de Bens Móveis de Macau, como empresária dos Registos Comercial e de Bens Móveis de Macau, como empresário comercial, pessoa singular, sob o n.º 1****(CO), usando como firma "empresário individual B".

A exequente possuía a empresa comercial denominada "C**" que iniciou a sua actividade em 28 de Junho de 2006, com sede social em Macau, na Avenida nºs ...-..., Hotel ° andar, tendo como objecto social a promo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ou outros jogos em casino.

O executado assinou, em 3 de Julho de 2008, perante o exequente, um recibo de fichas mortas para uso exclusivo em jogos no valor equivalente a dois milhões dólares de Hong Kong (HKD2.000.000), destinadas à aposta em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A exequente (embargado) possuía a empresa comercial cujo nome de empresa era "C**", que veio a ser cancelada em 25 de Agosto de 2015.

Em 28 de Julho de 2006, a sociedade de XXXX, S.A. celebrou um contrato de promotor de jogo com o exequente, com vista a permitir a este exercer actividades de promoção de jogos no Clube VIP "C**" dos casinos por aquela explorados. (Q. 1º)

O "C**" foi explorado pela exequente. (Q. 2º)

Em 29 de Novembro de 2006, a Sociedade de XXXX,

S.A. também autorizou o exequente, mediante a celebração de contrato, a exercer actividade de concessão de crédito para jogo nos casinos por aquela explorados, sendo tal contrato renovado automaticamente. (Q. 3º)

Em 2008, o exequente, titular da licença de promotor de jogo, pessoa singular n.º I***, emitida pela Direcção de Inspecção e Coordenação de Jogos, foi autorizado a exercer actividades de promoção de jogos nos casinos afectos à Sociedade de XXXX, S.A. (Q. 4º)

O exequente ao exercer actividades comerciais podia conceder créditos a diversos jogadores para aposta em jogos. (Q. 5º)

Em 3 de Julho de 2008, pelas 03H56, o empregado do Clube VIP "C**" entregou ao executado as fichas mortas para uso exclusivo em jogos no valor equivalente a dois milhões dólares de Hong Kong (HKD2.000.000,00), tendo o executado também recebido tais fichas mortas de jogo. (Q. 6º)

O executado prometeu reembolsar a dita dívida com a maior brevidade possível, ou seja, tendo o exequente o direito de exigir ao executado, a todo o tempo, o reembolso da quantia em dívida. (Q. 7º)

São duas as questões suscitadas no recurso.

A primeira é saber se a exequente tem ou não legitimidade para promover a execução contra o devedor com

base naquele documento.

Ora bem, é bom de ver que a questão já foi apreciada pelo nosso Acórdão de 7.Jan.2021, no âmbito do Processo n.º 459/2020, contra o qual foi interposto recurso jurisdicional ao Venerando TUI e que o mesmo deve subir com o recurso interposto da decisão que puser termo ao processo.

Sendo assim, somos a entender que para já não há necessidade de apreciar de novo a questão suscitada pelo embargante por já ter sido apreciada por este TSI em altura própria.

Vejamos a outra questão levantada pelo embargante ora recorrente.

Invoca o recorrente que a dívida foi concedida por entidade que não estava habilitada a exercer a actividade de concessão de crédito, pelo que entende haver lugar a uma obrigação natural.

Ora bem, atento o facto de que em momento algum do processo foi suscitada a questão de a alegada dívida ser uma obrigação natural, tendo a questão apenas sido suscitada nas alegações de recurso, fica afastada a pronúncia sobre a mesma por se tratar de questão nova.

Isto posto, nega-se provimento ao recurso jurisdicional, mantendo-se a sentença recorrida.

III) DECISÃO

Face ao exposto, o Colectivo de Juízes deste TSI acorda em **negar provimento** ao recurso jurisdicional interposto pelo recorrente A, confirmando a sentença recorrida.

Custas pelo embargante ora recorrente.

Registe e notifique.

RAEM, aos 23 de Março de 2023

Tong Hio Fong

(Relator)

Rui Carlos dos Santos P. Ribeiro

(Primeiro Juiz-Adjunto)

Fong Man Chong

(Segundo Juiz-Adjunto)